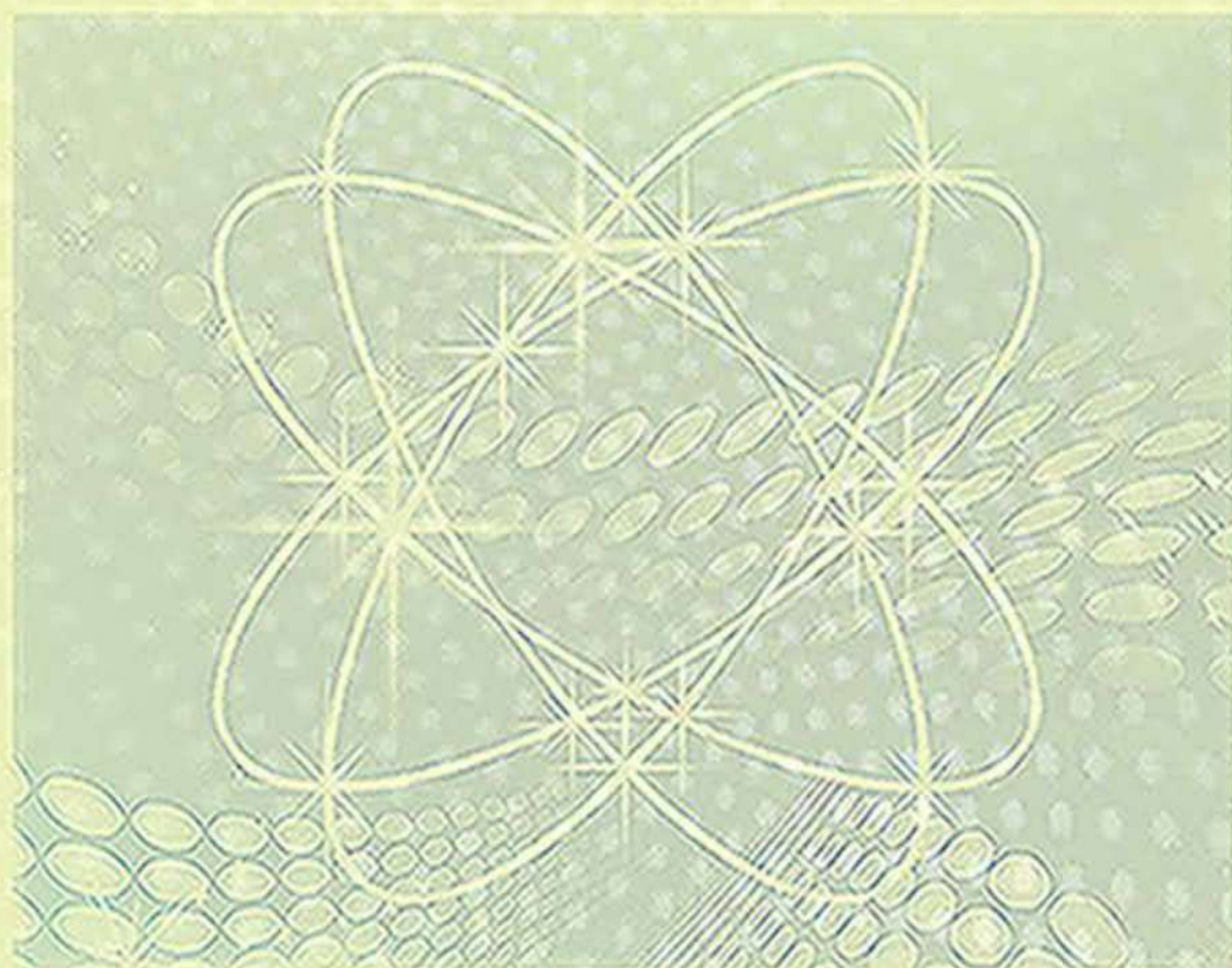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3卷

孙正聿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1—3 卷 / 孙正聿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8
ISBN 978-7-5117-3586-7

- I. ① 哲…
- II. ① 孙…
- III. ① 哲学理论 - 研究
- IV. ①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6507 号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1—3 卷

总 策 划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杜永明
美术编辑：王洪广 吴成英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46（馆配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920 千字
印 张：62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第三卷目录

CONTENTS No. 3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刘丹岩 643

马克思论个体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论书信介绍（摘登之二）

 高清海 65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唯物史观提出的新课题

 张维久 666

论恩格斯晚年探索社会规律的特点

 艾福成 668

两个体系两种理解

 ——论“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对实践的不同理解

 蔡英田 676

唯物史观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杨魁森 687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性质

 刘福森 702

价值、主体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刘福森 710

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观念变革	
刘福森	721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孙正聿	733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	
孙正聿	752
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意义	
孙正聿	765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孙利天	774
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	
郅 正	785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	
张 盾	798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的几个比喻谈起	
韩志伟	822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特质	
程 彪	830
资本现象学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	
白 刚	843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王庆丰	858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自然观	
王福生	874

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

——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理路的探寻

曲红梅 885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

——论意识形态的自主本性

杨 晓 894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高 超 915

索 引 928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区别和联系^①

刘丹岩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或宇宙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其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本来是早已明确了的问题。

但自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出版以后，只是由于在那本书里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也即是说明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作为一节并且处处结合起来叙述，竟被许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门科学之间的界限给模糊起来，甚至混合起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或者在各种论著中，在同一个大纲或论著中，竟都是这里一会儿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又一会儿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有人为了避免这种显然的逻辑混乱而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说法。在专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在标题上，不是说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到底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科学，一般都不明确提出来，虽然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时也不能不与先前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或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在学校的教学组织上，尤其是在课程组织上，一般都是把辩证唯

^① 原载《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收录于刘丹岩、高清海：《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的，这就更容易把二者之间的正确界限给模糊起来。这就比较普遍地造成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这就既不能确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研究对象，又在形式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学。因而，在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在社会科学各系就落到与自然科学各系一样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只当作与辩证唯物主义一起的一门政治理论课来学习，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科学各系的一门基础课来学习，特别是历史系也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个专业来学习（我们都知道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系，既是一门基础课，也是当作一门专业来学习的）。而且，把两门科学混在一起，又无形地减少了这两门科学的教学时间。所有这些现象，难道不都是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哲学看所引起的后果吗？

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哲学一部分的看法，是既歪曲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又歪曲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无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以及对于其他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把两门科学混同起来的看法和做法，与把它们割裂开来的看法和做法，是同样错误的。

因此，实事求是地澄清并说明这种混乱现象，正确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现在是不容再为推迟的事情了。

最近，我们哲学教研室的高清海和邹化政两同志写了一篇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论文，他们着重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分化出来。现在，我这篇文章，将着重从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曲解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关系或内在联系的阐明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首先，让我们从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引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门科学混乱现象的苏共党史说起。苏共党史之所以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并且处处结合起来论述，那只是因为这两门科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理论基础。在这里，在这个题目下，这种形式是正确的。但把这种形式固定起来并且

因为把它们就当作一门科学那就错了。其实，就在那节文章里，也并未在实质上混淆了这两门科学。在文章里，也明明只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世界观”，也明明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又明明说“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而且，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特征的时候，又是特别明确地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以与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其实，只要我们深思一下，有哪一门科学不需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呢？哪能因此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哲学或哲学的一部分呢？另外，在这一节的前一节末尾也明明说“他们（指那一部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从两方面同时开展‘批判’，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真不了解为什么人们都不注意这些内容的实质，而仅从表面形式上来曲解问题呢！

然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们还是设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中去找依据。他们于是就引证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那篇文章，因为列宁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我们认为，首先，列宁的这篇文章，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是为了要说明“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起的”，因此，着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不是其组成部分。在这里，组成部分乃是配合着来源而谈的。显然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永远确定不变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是不应该把它永远不变地固定下来。其次，就是那时，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并未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于人类的认识，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成为完备的哲学的唯物主义。谓予不信，除请查列宁那篇文章的原文外，还请看列宁的其他著作。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那篇文章中说，马克思认识了旧唯物主义那种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以后，就认为必须“使社会科学适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并根据这个基础来改造社会科学”。在《论马恩通信集》一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们对之有最新颖的贡献，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就了天才进步的地方，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方面。”在《怎么办》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特别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那篇文章中，已经详细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的见解。为了加深这方面的认识，让我们把他的话摘要录下。他说：“社会学中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当然这暂时还会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严格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这个假设也是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高度”，“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造成了科学社会学出现的可能，还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高度，才给了坚固根据来把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科学”。“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自《资本论》出现以后，唯物史观已经不是什么假设，而是已用科学方法证明了的原理……唯物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列宁在这里所讲的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些话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是客观真理，除非有人能够用事实证明列宁的这些话是说错了，那就不能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来看，就不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门。

可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们也会到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们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而且这也正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相

符合。但是这也只能瞒过那些未认真读过《反杜林论》的人。因为，凡是读过《反杜林论》的序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体系原是杜林的体系，而不是恩格斯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初版序中说：“……我方决定暂时放下别的工作，来做不甚愉快的分析杜林先生著述的工作……这工作不但是不愉快的，而且是很广泛的……结果不得不跟着杜林进入他的纵谈天下一切事物，甚至比之还扯得更多的广泛的领域中……这书虽不抱定目标，要以另一个体系与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应该希望读者不会略过我的见解中间的内部联系……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这实是无可奈何。”而在第二版序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本书内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包括了非常广泛的理论的领域，而使我不得不跟着他，到处以自己的见解，来对抗他的见解。消极的批评，于是转成了积极的批评；论战的文字，于是转成了多少联贯我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及共产主义宇宙观之叙述——这个叙述，包括了极多的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本书的内容上，则是在哲学部门中包括着道德及法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部门中才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显然地，我们不难看出，《反杜林论》里的三个部分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会是怎样的一种相符合了。同时，也不难不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怎样地联系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来提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希望我们今后在马克思主义的阐明中再不要把列宁在一定条件下所叙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那种说法凝固地、僵化地、到处永久不变地搬用吧！

由于以上的阐明，可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独立部门是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毫无根据的。而相反的，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即唯一的科学的社会学则是显然有据的。

其次，让我们再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关系或内在联系方面来进一步地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一般地说，是一个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特殊地说，则是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根底上，则是横亘着一个一般与个别的不关系问题。

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初期，只有

一种没有分化的科学，其中也包括着哲学概念在内。后来，随着各种实证科学的发展，首先是各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科学从没有分化的科学中分化出来，而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力图成为科学的科学，力图把各种科学都纳入哲学体系之内。这就造成了哲学和科学的对峙。哲学的这种企图的最大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就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当时哲学科学发展的成果，在革命的实践中，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从而把对自然和历史的实际认识的各种科学，同时也是最后地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也就是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哲学真正地变成为建立在各种实证科学基础之上的一门总结各种科学的成果和指导各种科学发展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独立的科学。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总结了以前的哲学和科学并向前发展了科学和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学，奠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从而才终结了哲学与科学的对峙，终结了过去的哲学，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打下了把哲学真正地变成科学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独立的哲学，随着实际之叙述而丧失其存世之媒层。出而代之者不外是由人类之历史的发展之观察所抽象出的最普遍的诸成果之综合。这些抽象离开了实际的历史，那单独地是全无何等价值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近代唯物论，在本质上说来都是辩证法的，而不需要任何站在他种科学之上的哲学。既然要求每种专门的科学，都须阐明它自己在世界事物以及对于这些事物认识的总体系中之地位，那末关于它们的总的联系之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不必要的了。这样，以前的哲学，只留下了一部分，保持独立的意义，这一部分就是关于思维及其法则的学说……其它一切都属于自然的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又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历史方面，给了哲学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如对自然界的辩证法观点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无用和不可能一样。现在两者的任务，并不在于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

是在于从事实本身中去发现这种联系。这样，对于从自然和历史中驱逐出去的哲学，反之保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王国，因为这个王国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法刻的学说……”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又着重指出了：“唯物主义，象唯心主义一样，也经过了一些发展的阶段。随着，甚至自然的方面有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的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起，这里也对唯物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了。”

那么，究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学，奠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并打下了把哲学真正地变成了科学的基础呢？这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呢？这乃是我们所要着重阐明的

问题。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把它放在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无限发展过程，同时也把人类社会生活看作是这个自然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的玄思的辩证法，而是把辩证法看作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活动所共同具有的客观发展规律，而是看作思维的辩证法不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务并不是从头脑中制造一种辩证法把它加之于自然和人类生活，而且借我们头脑之助从自然和社会中把它揭露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看法，这就给彻底地把唯物主义贯彻于一切认识领域之中造成了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研究了人类认识发展与人类实际生活发展的关系，这就同时既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说，又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学说。正如列宁说《资本论》的出现把历史唯物主义由假设变成了科学的社会学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也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由假设变成了科学的哲学。

显然地，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

立；反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不会证实和完成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是互相生长和互相依存的。从思想方面看，辩证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而从实际方面来看，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清算他们思想（也就是确立他们的思想）的那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内容上绝大部分是阐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因为只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产成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在实际上，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正如在思想上，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去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因为，完备的科学的哲学，或者说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而是同时也必须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反之，科学的哲学思想，也不仅应该贯彻于自然界，而且同样地也要贯彻于人类历史。因此，既不可能设想，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可能设想，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这就不难明白，列宁就赫尔岑是“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的那句名言是该有多么正确和透彻了。

在理解哲学和历史的关系时，当然我们可以料想，在没有人类社会以前，宇宙就早已存在着和发展着了；并且也可以设想，就是将来人类社会不存在了，宇宙还是存在着和发展着。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人类对宇宙的各种认识，也就没有科学和哲学。而且，这种认识的发展，也是直接依赖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而认识之是否正确，也只有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才能判定。因此，在认识论的领域中是一点也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而且，人类社会历史，总的看来，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自然发展在有了人类社会生活之后，自然和历史彼此就互相作用着，开始是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大些，适后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作用于自然就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这就是说，人不仅是能够认识世界的，而且还是能够改造世界的（双方也都包括人自己在内）。因此，当前无论对于认识世界来说，抑或对于世界本身的发展来说，都是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此，任何科学理论，绝不能脱离开历史实践。这理论

与实践的联系的发现，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精髓，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的宇宙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其中心思想就正在于此。

让我们再从现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门科学各自的具体内容来检查一下，就会更具体地看出二者是如何地在具体内容上互相渗透着和互相制约着，并且在其发展中又是如何地互相推进着。

从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来看，首先，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就必须是概括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人类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内的。其次，在谈到人的意识和思维的时候，就必须阐明人的意识和思维，不仅是物质的产物，而且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即首先是劳动生产的产物。在论到认识问题时，如果离开人类社会实践，那是任何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说明人类各时代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才能合理地理解它们，并对之加以合理的解决和发展。至于辩证法既是概括自然、社会和思维都在内的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普遍发展规律，当然就不能置人类社会实践于不顾，尤其是因为越是高级的复杂的运动形态，就越显露地揭示着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性质。这就充分表明了，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离开科学的社会学，就不能有科学的哲学。

再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看，显然地，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有对于社会生活的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可以说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形态。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之中的（当然也同样地贯穿于其他科学之中）。由于这方面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由于我们所要着重阐明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怎样地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那一方面，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怎样地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方面，因而对于这一方面就不再多加论证了。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但切不可庸俗地把不可分割理解为就得把它们放在一起才算是不

可分割)。这种联系，并不是把它们分开来所能割断或把它们合起来所能增强的。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并不等于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就隔绝了或疏远了。这种区别，正是为了确切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弄得混乱。因为，事实上，只有把它们正确地合理地区别开来，才能把它们正确地合理地联系起来。只有真正清楚地区别开来，才能真正密切地联系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就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乃是混淆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乃是用主观的、人为的、形式的、外部的联系去代替它们自身所固有的客观的、真正的、实质的、内在的联系。那样做，势必混乱科学之间的界限，混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阻碍哲学和社会学各自发展为独立的科学，阻碍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势必同时降低在科学发展上彼此互相促进的作用，甚至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向前发展。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现在正在雄勃地向前进展着，我们也必须同样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推向前进。但是像现在这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流行的看法，乃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向后退，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退去的看法。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清算和纠正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以使我们的科学得以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正确道路向前推进。

最后让我们再引证日丹诺夫在苏联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来结束本文。日丹诺夫在批评西欧哲学史的作者“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新的哲学在质量上与所有以前的，包括进步哲学体系在内，一切哲学体系不同的哲学”和批评作者“不阐明从马克思起开始了哲学历史上一个完全新的时期及第一次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事实”时，他正确地指出：“在历史过程中，不仅对于某些哲学问题的观点起了变化，而且问题的范围，整个哲学研究的对象都在经常变化着，这是与人类认识之辩证本质完全符合的。而且应当是每个真正懂得辩证法的人都明白的。”同时又指出：“哲学发展的特点就在于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和科学的科学知识的发展，哲学的范围不断的缩小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日丹诺夫所说的这些话，无疑是真实的和宝贵的。可惜这些话到现在尚未引起我们哲学界予以足够的注意。

马克思论个体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①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论书信介绍（摘登之二）

高清海

马克思 1846 年 12 月 28 日写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关于历史运动规律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封信写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形成时期。马克思在 1844 年同恩格斯一起写出了《神圣家族》一书，1845 年春草拟了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提纲，随后又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著述。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运用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实在进程及其运动规律。这里的基本思想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及后来著作中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应当看作属于马克思业已成熟的思想。

马克思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错误观点。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虽然早年当过工人，曾经尖锐地抨击过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点，马克思还曾耐心地帮助和教育过他，他的世界观却是资产阶级的，一生充当法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马克思的学说始终持敌对的态度。1846 年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明显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立场、观点。巴·瓦·安年科夫（1812—1887）是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当时同马克思建立了

①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 年第 6 期。